

尧治河村的幸福画卷

郑能新

是又会前功尽弃吗？”大家把眼睛一齐看向孙开林。孙开林杵着锄头，看看那人，又望望大家，说：“吃这样的苦受这样的累，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要想改变我们尧治河的现状，靠不了天，靠不了地，只有靠我们自己。不过，你这话说得对，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为求保险，我们得考虑好排水泄洪问题，必须再扩大完善泄洪设施。”说完，他冲那人一抱拳：谢谢提醒！那人脸一红，笑了。

孙开林继续挑那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干。大家见孙书记这么拼，哪好意思不卖力？有人说：孙书记不容易，他这么拼，是为谁干呢？是为咱全村的老百姓呀！

1996年底，经过近一年的苦战，水库修好了，电站建成了，村民由松明子、煤油灯换上了明亮的电灯。有了电，很多难办的事都迎刃而解了。

二

孙开林的脑海里，关于未来的图景一幅又一幅。

他很小的时候，就听爷爷和父辈讲尧帝与家乡的故事，说尧帝之子丹朱生性顽劣，尧帝罚他到当时被称为“鹩子河”的不毛之地。“鹩子河，鹩子河，只有鹩子能飞过。”这与世隔绝的地方能够让人收敛心性。尧帝逊位于舜帝后，思子心切，一路寻访，来到“鹩子河”，看到丹朱与当地山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非常高兴，便也在此住了下来，帮助大家开田治水，留下了很多故事、传说。后人为了纪念尧帝，就把“鹩子河”改为“尧治河”。

这些传说，在别人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的故事，在孙开林心中却化为脱贫的良方。依托这些传说，孙开林带领村民打造起一个个有关尧帝的文化标识和旅游景点，尧治河成了人们追思和致敬先祖尧帝的旅游热点。

说起孙开林，村民们个个都很敬佩。坐上他们的旅游车，司机兴致盎然，口口声声不离孙开林。走在漂亮的游客小镇，随便碰上一个本地人，他们最爱聊的话题还是孙开林。从他们的介绍中，我知道了孙开林找矿、修路、开发旅游、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诸多故事……

只要一有空，孙开林便在尧治河的山山岭岭上转悠。起初人们不知道，孙书记为啥对这些光秃秃的山梁子这么感兴趣，后来才晓得，孙开林是在这“穷窟窿”里寻“宝贝”呢。

山大石头多，难道这些石头就没有一点价值？孙开林与山里的石头较上劲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孙开林正在埋头寻觅，突然发现一些散落在地上的石头有点与众不同，有的呈微晶质状，

并且带有光泽，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般石头。

孙开林挑了两块特征最明显的石头，背上包，带上几个馒头，一路颠簸来到省城武汉。人生地不熟，孙开林七弯八拐，东寻西问，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地质专家。专家们被他的执着感动，帮他鉴定化验，派人实地勘探——竟然是颇有开采价值的磷矿石。

穷山沟里有矿藏！山里一下子沸腾了。

上世纪90年代末，经有关部门批准，尧治河开矿取得了第一桶金。有了资金，孙开林决定把一级小水电站提升，逐级扩大到二级、三级、四级。从此，这个小山村步入了“以矿促电，以电带矿”的良性发展轨道。

矿有穷尽期，未来无限远。

孙开林知道，有限资源终有耗尽的一天，只有打开思路才能找到新出路。

别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些遗留的废矿洞还有什么用，孙开林的脑海里却始终在打着它们的主意，盘算着如何废物利用。2018年，他终于寻到了有洞穴开发经验的浙商，双方一见面就触发了灵感，构想高度一致，于是一拍即合，决定投入资金共同开发，把废弃的矿洞打造成新的旅游景观。

如今，这里一个几十公里长的三层矿洞，已被开发成“三界洞天”景区，每天游客络绎不绝，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平台搭建好了，村民们再也不必外出谋生，可以各尽其能在家门口的企业上班拿工资了。如今，工资、分红、各种福利让村民们的人均纯收入不断增加。

尧治河发展起来了，不仅本村大学生愿意回归家乡，还有不少外地大学生也纷纷到尧治河创业发展。

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徐庆平，是村里最早走出大山的一名大学生。他毕业后参军入伍，后来放弃县医院的工作，回到村里的矿产公司，从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干起，干得踏实起劲。来自成都的大学生段毅，段华姐妹俩，本已准备在大城市入职，没想到一次尧治河之游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当她们看到尧治河人“愚公移山”一般的艰苦创业精神时，年轻的心被深深震撼，姐妹俩当即决定留下来，从基层岗位一步一个脚印干起，现在已经成长为单位里的骨干。

三

信步走进村民居住的小区，那一栋栋漂亮的乡村别墅让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名村民热情地围过来打招呼，见我是外地人，他们兴致盎然地跟我聊了起来。

谈起眼前的别墅，原来是因为近十

年来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得快，村里开始兑现富民诺言，挨家挨户动员人们拆掉旧房盖别墅，让人们从山旮旯里搬出来，到规划好的地方兴办农家乐、旅游商店等。一位年长的大爷说：“我们每修建一栋别墅，村里就补贴六万元。”我问：“那自己还得搭进去不少吧？”“不，不，不，在当时，六万元可是一笔不小的钱，有了这笔补贴，我们盖房，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大爷自豪地说。

我还好奇：现在有多少人住上了别墅呢？

一名年轻小伙子笑着说：“您在尧治河，看到有不是别墅的房子了吗？”说完这话，大伙伙儿也都笑了。

走进村庄，一百四十多公里的环山公路，连通各处山峰、各个景区，创业园、尧帝沟、老龙洞、三界洞天等几十个景点都能够畅通到达。山山岭岭之上，是银练似的盘山路、彩虹路，路旁四季花木葱茏。尧治河变了，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尧治河富了，富得让人心生羡慕。它，就像是一颗镶嵌在深山里的明珠，闪烁着光彩。

过去，穷山恶水的尧治河让村民们吃尽了苦头。这些年，大力保护，不断修复，生态环境大为改观。但修路、开矿、发展旅游，难免对山里脆弱的生态有所影响，孙开林在每个项目动工之前，都要求必须先做好规划，不能损害当地生态。少数有影响的，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随时修复，有些不受项目影响的荒山秃岭也同样被纳入修复范畴。近年来，通过植树造林、栽种花卉苗木和经济林木，尧治河全村绿色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那天参观途中，司机小王用手在车窗外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指着山顶上一大片漂亮的房子和周围那些花果蔬菜基地，言语中满是自豪地告诉我，村里创办了“三福公司”，专门照顾那些身体不好、智力不全、无依无靠的村民，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他们的一切开销全部由村里负责。同时，村里还帮助周边村子修通连接尧治河的公路一百多公里，把尧治河的旅游资源与他们共享，带动二十多个村子共同致富。

尧治河，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旅游名村”。这，既是多少孙开林这样的带头人带领乡亲们艰苦创业、接续奋斗的成果，更是中国大地上脱贫致富、走向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离开尧治河时，有些依依不舍。我想，以后我再来时，尧治河乡亲们的日子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美好。

题图为尧治河梨花山风光。

袁俊耀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逐梦

走进美丽乡村

山洞一个连着一个，串起了村子通向外界的公路。长的数百米，短的也有几十米。一路过来，大大小小经过了二十三个。

那些凹凸不平的洞壁，依然保留着人工开凿的痕迹，不像如今的隧道那么光滑。同行人员中有人说，这都是湖北省保康县尧治河村党委书记孙开林带着村民一点一点凿出来的。

无法想象，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只有四五百人的深山小村，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这还不算什么。1996年，在曾经作为尧治河联络山外唯一出路的河道上，孙开林选择一处坚固而又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地方，带领村民修堤筑坝，蓄水发电。

谁料，堤坝建到一半，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将劳动成果冲得干干净净。看着大半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村民们哭了。

孙开林在原地愣了好长时间，他难过了。但他知道，作为当家人，自己一定不能倒下。他安慰大家：不要哭，堤坝冲没了，我们还在。有人，还有什么办不成的，大不了从头再来。

一番劝慰动员后，大家重整旗鼓。这以后，孙开林每天顶着星星、踏着晨露出发，背着月亮、携一身疲惫回家。百十来名山里汉子轮番鏖战：凿石、开渠、砌坝，抬设施设备上山。手上尽是血泡，肩上新伤撕开旧疤，鞋子踩破无数，钢钎、锤子、镐头换了一茬又一茬。苦累自是无以言表，孙开林更是一天都不曾落下。最重的活儿他总是冲在前面，最危险的地方必有他的身影。

在这“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尧治河，山多得像一棵一棵的竹笋，密密麻麻地耸立着。山旮旯里夹杂的一点少得可怜的田地，是比金子还稀缺的资源。田地这么少，粮食自给都不够，发展的难度可想而知。

村民跟着孙开林挖隧道、修水库、建电站，时常累得脚打晃、头发晕。有人确实磨不过，向孙开林抱怨：“孙书记，我们这么拼死拼活地干，要是再来场洪水，不

沙苑枣花香

刘 潇

从秦晋豫三省交界处入潼关，就进了关中平原。华山在此绝壁千仞，俯瞰着横卧于渭河北岸的一片广袤沙地——大荔沙苑。

这是一片内陆平原沙漠。不像塞外沙漠缺水少雨、寸草难生，沙苑却是因水而生的。黄河穿越黄土高原，在秦晋大峡谷的挤压中向南奔流，跨壶口、跃龙门，进入关中就铺成浩荡的水面，与自西而来的洛河、渭河相缠靠拢。三河滚滚，携黄沙淤塞在黄渭洛三角洲，风蚀堆积形成了连片的沙漠。

今天的沙苑被一望无际的绿色覆盖着。正是初夏盎然时，枣树、落花生、黄花菜竞相生长，到处鸟语花香，绿浪延绵，实在是养眼修心的好地方。若不是抓一把黄沙从指缝间流出，很难想象我正身处沙漠中。沙苑自古水草丰美，人

类先祖曾在此聚集生活，20世纪50年代经多次考古发掘，在沙苑发现了十余处石器遗址。据县志记载，汉代时沙苑就广泛种植枣树，唐代建沙苑城，设牧马场。目前沙苑里还有四百年以上的老枣树三百余棵。

依托沙水相依的自然条件，沙苑里形成了枣沙共存的人文景观。当地科学规划灌溉网系，营造出二十多万亩的沃野良田。在盐碱地、沙滩地发展枣产业，引进黄河流域三百多个红枣品种。行走在枣园中，我看到有位大伯正在抽水灌田，清亮的井水通过水管通向田里，水声哗哗，枣树咕咕地喝着。我托起水管头，弯腰趴在上面品几口，清冽甘甜。不由感慨，遍地黄沙里，难怪沙苑能够罩满绿色。

小满前后，田野里各类果花褪去，枣

花悄悄地开了。不像杏红桃粉梨花白，花褪残红后才把绿色覆盖枝头，枣树先是绿叶满枝，带着甜味的香气悄然弥漫，不经意间才发现小枣花已密密匝匝挤在枝头叶下。它不娇艳，鹅黄中融点淡绿，遮掩在枝叶间，氤氲着淡淡的甜香。

枣园飘香，沙苑吸引了来自陕西、四川、安徽等地的数百名蜂农。他们在路边树下搭建帐篷，把一排排蜂箱码放在枣林里，一时间嗡嗡嘤嘤，群群蜜蜂展翅如雾，腿上沾满花粉，在花丛中飞舞穿梭，这为枣树授粉增产起到很大的作用。蜂农们配合蜂儿劳动，摇花蜜、采花粉、集蜂蜡，一桶桶蜂产品装车外销，创造了可观的收益。

听一位蜂农说，他家养了二百六十余箱蜂，来沙苑才三天，就采集了近两吨

蜂蜜。蜂主人呵呵笑着，风拂甜香拂面，绿浪远近起伏，把沙苑人的美好生活层层铺开远方。

游客多起来了，他们在枣园里徜徉，初夏赏枣花，秋后又来采摘满枝的果实。那时的红枣串串像小灯笼，摘一颗人嘴如吮蜜。水枣嚼嘴似玛瑙，咬一口脆甜如嚼砂糖。成熟的季节里，枣子可以随便摘的。若遇上哪家枣园正打枣，游人便从主人手里接过长长的打枣杆，抬手挥杆，枣纷纷落下，捡枣、装袋、上秤，枣林里回荡着阵阵笑声。

创新加勤勉，政策配智慧，大荔县成为著名的产枣区和全域旅游区。

沙苑人依托枣园发展枣产业，像枝头勤劳的蜜蜂一样，酿造出了甜香的生活之美。

入夏了，沙苑万亩枣花香正浓！



离黄果树大瀑布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城，名叫安顺。站在城区的烟墩山上，无风的日子，可以听到瀑布轰隆的咆哮声；有风的时候，可以望到瀑布飘腾的水汽。安顺城，正是云贵高原上知名的瀑乡。

安顺城位于贵州黔中腹地，是典型喀斯特地貌集中区上的一座山地城市。历史上它曾只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如今已成远近闻名的旅游城市。

记得第一次认识安顺城，是1980年的事。在城郊供销社上班的父亲，从老家将我带到单位，说领我进城见见面。我们从宁谷镇坐上敞篷马车，颠簸颠簸半个小时后进入安顺城区。马车穿过铁路桥洞，随即到达火车站广场。下车后，我跟着父亲步行进城，经过一个叫南关的集市，便进入了安顺南街。那时，安顺还是座小城，面积不大，人口也不过万把人。尽管如此，当时的安顺城正在拆除城墙往南拓展，修通了上至贵阳下到昆明的公路，并在南门外修建了火车站。

当天，父亲带着我在南街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黑白相片，这成了我对安顺城最初的记忆。那次进城，让我第一次见到了蒸汽轰鸣的火车，第一次见到了公路上穿梭的汽车，第一次见到了城里人匆忙的生活场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考上了中专——安顺农校，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学校坐落在城南的凤凰山麓，中专三年，我时常流连于安顺城的大街小巷。这座古老的山城，孤寂地立着几座光秃秃的石山，有座山上耸立着一个白晃晃的石塔，纵横的街道与鳞次栉比的房屋分布在石山之间。大十字路口是整座城的心脏地带，东南西北四条街在此交会，四街起点处分别是百货大楼、邮电局、新华书店和电影院。站在十字路口上，举目望去，四街尽是石墙石瓦的民房，临街皆开商铺，户户伸打伞、摆摊设点，路上推车叫卖声不绝于耳。

而在北街中段的桥面上，可见一条杂草丛生、时而断流的贯城河从西向东穿城而过。东面河床上横跨着几座年久失修的石拱桥，在云水之间摇摇欲坠。只有到南门外，方可见到久违的火车、汽车的影子。参加工作多年后，我从偏远乡镇调到城郊镇上班，一干就是十二年，成了安顺城腾飞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黄果树大瀑布是著名风景区，但安顺因城市建设和旅游设施落后，一度留不住南来北往的游客。所幸，围绕建设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这个目标，安顺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城内虹湖景区建设中，搬迁湖边城中村、打造湖畔山体公园，人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终于用汗水浇成了“虹湖”这颗明珠。

安顺城还聚集着不少“老三线”企业。从上世纪60年代起，数万名三线建设者献了青春献终身，一直以来，都是安顺城市建设的推动者。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内大量的废旧厂区厂房影响着城市的形象。通过与企业共建共享，它们被改造成了崭新的创意园区。

安顺历史文化厚重，孕育出“黔中屯堡文化”，同时也是红色文化集中区。红军长征经过安顺，城内曾

高原瀑乡安顺城

伍永鸿

经走出了王若飞等革命家。在中心城区，以王若飞故居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感召着来自各地的瞻仰者。那簇簇摇曳的青竹，常常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峥嵘的革命岁月。

以古文庙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街区则是石头建筑的集中地，石头的门石头的墙，石头的柱子石头的窗，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雕窝石头的缸……整个街区俨然一座石城大观园。对建筑艺术爱好者而言，兴建于明朝时期的安顺文庙是不容错过的。作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石雕技艺体现着黔中地区高超的建筑艺术成就。

走在今天的安顺城，只见高楼林立，高铁机场一应俱全，交通四通八达。城内虹湖、姜湖水波荡漾，鹭鸟飞翔；贯城河清澈见底，沿岸桥洞如诗如画。

我和家人闲眠无事时，常常到广场上、虹湖边。高原上的安顺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常年平均气温十四摄氏度，是避暑的胜地。虹湖岸边的民宿里，游客更是摩肩接踵，安顺城成了“候鸟型”游客栖息的绿洲。

这些年来，瀑乡安顺城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市所辖的原国家级贫困县紫云和省级贫困县关岭、镇宁，数万脱贫群众易地移民搬迁进城，稳岗就业进城、医疗就学进城，安顺城超常发挥了“小马拉大车”的城市功能，带动了一个区域数十万贫困群众顺利脱贫。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安顺正打造一流旅游城市和建设千亿元级省级航空产业城。

安顺，愿你的隆隆瀑声在明天更响亮！

大地